

# 瞧一瞧那人间会馆 品三品这天下窝头

## 序一

□张国立

刘恒是一位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老北京的风韵底色深深地刻在他心里，流淌在他的笔下。读这个剧本的时候，就深深觉得他充满了智慧。这种智慧，不仅体现在每一个人物的语言当中，更是在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和经历里。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交织成了那个时代一个底层人的心理状态和欲望。这欲望汇成了一股力量，在旧世界崩溃、新世界来临时迸发。这是一部非常厚重、非常有分量的作品。

何其幸运，一个时代，能有这样一位优秀的编剧，把他的所思所想凝练成一部戏剧作品，记录、流传。我们非常珍惜这样的文本，希望我们的创作没有辜负刘恒兄写下的每一个字。

更加幸运的是，现在和我一样痴迷于舞台的创作者非常多，并且他们还年轻。每次走进剧场，我都能感受到他们每一个人对于戏剧深深的热爱。我们一起带着“求真”的初心，传递着“真实”的力量，希望能留下一些值得被时代保留的东西，就像《窝头会馆》一样。

## 序二

□郭德纲

我自幼学艺，说书、唱戏、说相声。但我没想到，人到中年竟然演了话剧。话剧在艺术种类里算是上品的。清末民初的文明戏和话剧很相似，简单形容就是话剧加唱。如果把唱腔去掉，那么文明戏的演员、剧情、表演、服装、布景、道具就是话剧。我幼年遇见过几位文明戏的老艺人，通过他们的讲述，我能感受到舞台上那种魅力。激昂慷慨的大段台词、情绪波动的真挚真笑，根据社会真实事件演

绎的大批时装剧目，都很让我感慨。艺术圈里对话剧是很尊重的，不是所有的演员都能演话剧。它要求有台词的功底，对人物刻画的理解。而且不同于影视拍摄，话剧要求的是一气呵成，完整表演一个故事。

导演张国立先生和我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提了一个要求，必须得是国立老师来执导，否则此事难成。因为国立老师与曲艺界有渊源，我们私交很深。这些相声演员来演话剧，需要专业素养高的导演来把握，更需要和我们能交心。导演应允后，此事也就顺理成章了。

之前我知道有话剧《窝头会馆》，但遗憾的是没看过现场。窝头是好东西，传统相声《窝头论》里曾经说过：美哉，窝窝兮，为物最妙，天地之所产，兼人力之所造。玉米为之主体，黄豆为之掺搅，观其形为将军之帽。察其色似帝王之袍。一日三餐胜似美酒羊羔。遇稀粥而亲密，配葱酱而逍遥，兑卤虾而合好，配腐乳而绝妙。孔子得之何愁陈蔡，颜子得之何必瓢饮。淮阴侯少年无缺何乞漂母，梁武帝台城巡狩焉能饿倒，富翁言粗糙难咽，吾爱如骨肉至交。

说得好好听，但没什么人觉得窝头是珍馐美味。很多人一听窝头，就觉得它代表着苦难和贫穷。“窝头”两字确立了故事的基调，不是皇宫，不是科学家，不是大理论，是实实在在地过日子，而且是老百姓的日子。“会馆”两字，意义深远了。金碧辉煌的也是会馆，四壁坍塌的也是会馆。窝头会馆？那您得好好琢磨了。

编剧刘恒先生是个高人，您的艺术成就不需要我赞美。《窝头会馆》从剧本围读到搬上舞台的这几年来，其实我一直在咀嚼这个窝头后面的东西。在感慨刘恒先生的文字功底的同时，我悟出了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可恨之人必有可悲之苦。三幕戏，不大也不小。苑大头背着货袋上场，到中枪死

在儿子怀里。我躺在台上，看着幕布徐徐闭上，心里想的就是一句话：认真活，随便死。

## 序三

□于谦

早些年我就觉得《窝头会馆》真是一个好剧本。到了2022年，我有幸参与排演了德云社和龙马社联合制作的大型话剧《窝头会馆》。通过长时间地研读剧本、深挖人物，我会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和文本的高妙之处。

在此之前，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倾力打造了这部剧作，五星荟萃，铸成经典，现今已是众人仰望的存在。这就是艺术的魔力，是艺术家的魅力，是所有创作者的能力，更是一剧之本所提供的动力。

文本用精妙的台词展现了一段浓缩的历史，用诙谐的调侃描写了百姓的艰辛，用朴实的对白表达了底层人生存的智慧，用一件件小事勾勒出一个昏暗的时代背景，堆砌起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作者用超强的文字功力给予了表演者强大的支撑，让演员深陷其中，让观众欲罢不能。这造就了剧场里的理想状态：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一部经典也就此诞生了！

然而，经典不应该止于膜拜，更应该用于学习。表演如是，剧本亦如是。话剧是导演对剧本的解析，表演是演员对人物的二度创作，而剧本才是一台大戏的基础。正所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哈姆雷特。因此，应该让每一个喜爱文学的朋友都能够欣赏到这样的文字，让每一个喜爱艺术的朋友都能从剧本阶段享受到自己内心的创作过程，尤其是这样的好剧本！

以上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悟，写下来用以支持刘恒先生将话剧《窝头会馆》文本整理出书一事。顺致敬意！

## 第一幕 1948年夏 处暑 白昼

[南城死胡同里的一座小院儿，坐北朝南，品相破败，却残存着一丝生机。东北角一棵石榴，西南角一棵海棠，两棵树让一条晾衣绳勒着，像在院子当间横起了一根绊马索。

[正房是一座摇摇欲坠的砖楼，两层摞在一起也没高过东侧邻院的大北屋。楼底一层三间，东边两间住着苑国钟。他是房主，喜欢酿私酒腌萝卜，还喜欢侍弄茉莉花儿。窗台上下廊子内外摆满了花盆和坛坛罐罐，台阶下边儿则是一口胖得离谱儿的大水缸。缸口搭了青石板，比八仙桌还高一块，几个倒扣的菜坛子围着它，做了现成的小板凳儿。楼底西边隔出一间，租给了木匠关福斗，小两口儿快抱孩子了。楼上的格局比较古怪，总共两间房，居然在正中打了隔断。西边那间大一些，带着半个平台和下楼的暗梯子，住户是清末的举人古月宗。平台上高低错落，摆满了他的蛐蛐罐儿，虫子们时不时就噉噉起来，是欢唱也是哀鸣。隔断东边那间看上去很憋屈，廊道上安了栅栏门，门外连着带扶手的楼梯。木头台阶在中途拐了个弯儿，斜着伸到院子里，几乎把房主的窗户给挡严实了。房主乐意，因为住在脑瓜顶上的不是外人，是他的宝贝儿子苑江森。他是铁道学院的大学生，让痨病害得休了学，闷在屋里读书静养，除了偶尔吹吹口琴，咳嗽咳嗽，听不出他有别的动静。

[正房的左右耳房都在暗处，一边是茅厕，挡着一人多高的竹篱笆；一边是月亮门儿，通向夹道。

[东厢房是三小间，干净得要命。租户是中医周玉浦，他不大开方子，擅长正骨推拿和针灸，主业却是做膏药和倒卖药材。媳妇金穆蓉是旗人，又信了天主教，规矩多得不行了。女儿周子萍念师范，平时不着家，但是有一间屋子笃定是她的，从绣了紫百合的窗帘儿能看出来。

[西厢房也是三小间，紧南边儿这间却敞着，透过苇子帘儿能看见煤堆、案板、灶台和各种家伙什儿。租户是王立本，他从小就在这个院子里给人做饭，混到一把年纪了还是做饭。媳妇田翠兰以前是卖大炕的寡妇，从良之后改卖炒肝和窝头了。她把闺女王秀芸嫁给了关福斗，让这小木匠插门儿，踏踏实实给老王家当起了养老女婿。

[院子靠胡同这边没有墙，也没有大门和门框，舞台顶部垂下一坨挂着彩匾的门楼子，“窝头会馆”四个字斑驳可辨。字体、落款、印章非乾隆皇属，却怎么看怎么像蒙事，是专门吊在那儿唬人的。

[院子的地面在舞台上高起来，不多不少地往后退，留给小胡同和大门台阶一些位置。舞台一侧，死胡同的尽头，挡着一棵粗大的黑枣树，结满了果实。与这棵茂盛的雌树相呼应，舞台深处的后夹道里站着一棵死去的雄树，枯朽的枝干伸到砖楼的屋脊上，奇形怪状像生了锈的铁器。

[大幕在此强彼弱的钢琴声和拉锯声中展开，枯树枝子不时坠落，发出嘎巴嘎巴的断裂声。那是一首外国的口琴曲，旋律和节奏十分优美，与我们看到的情景却极不相称。灶台上的笼屉热气蒸腾，王立本扎着脏围裙匆匆忙忙地捏窝头码窝头。田翠兰蹲在大盆旁边儿，兴致勃勃地拍摄一些白色的条状物，过了好一会儿我们才弄明白她洗的是猪肠子。周玉浦窝在躺椅上翻报纸，却没耽误工活儿，两只脚来来回回地蹬着铁棍子，在一个研器里碾药面儿。二楼的平台上，古月宗旁若无人地捣腾蛐蛐罐儿，颤巍巍的身子时隐时现。不知道是什么人在伐那些枯树杈子，眼看着树冠就秃下去了。田翠兰直起腰来看着楼上那间围着栅栏、挂着帘子的黑屋子。

田翠兰 嘿！小犊子！紧着咳嗽就别吹了，本来就是痨病棵子，你就不怕吹吐血吗？大妈我听着可上不来气了啊，我都快吐血了！

## 《窝头会馆》(书摘)

□刘恒

[口琴声戛然而止，传来蛐蛐儿小心翼翼的鸣叫。

田翠兰 我说大兄弟，你咪咪笑什么呢？吃膏药啦？

周玉浦 我吃黑枣儿了！您瞧这字儿印得，一粒儿一粒儿像不像黑枣儿？我瞅着它们就想乐。

田翠兰 那甜枣儿都告诉你什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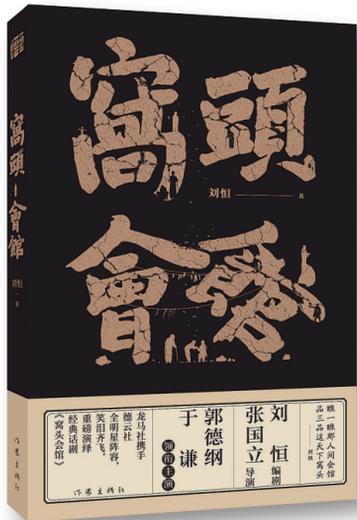
周玉浦 国军，咱们英勇的国军在东北又打赢了！

田翠兰 新鲜！他们什么时候输过？明是脑浆子都给打出来了，顺着腿帮子直滴答，自要一上报纸，嘿！敢情是接着脸巴子庆祝胜利，人家扎堆儿舔脑豆腐儿呢！

周玉浦 笑得嘎嘎的。金穆蓉捧着满满一筐笋药走出东厢房，在躺椅上轻轻踢了一脚。

金穆蓉 玉浦，过来搭把手。

周玉浦 唉！



《窝头会馆》刘恒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9月

[周玉浦士兵似的跳了起来，帮着老婆把膏药夹在晾衣绳上。田翠兰拎起一嘟噜肥肠儿，从绳子的另一头开始晾，把两块膏药晃地上了。

田翠兰 哟！对不住了您！

金穆蓉 翠兰姐姐，我真就看不明白，您这着的是哪门子急啊？

田翠兰 我没着急您也甭着急，穆蓉妹子，这就给您捡起来了。

金穆蓉 您那肠子掉地上倒不碍的，我们这膏药怎么办啊？

田翠兰 瞧您说的，猪肠子掉地上不碍的，我那肠子我得让它掉自个儿肚子里不是？

金穆蓉 您甭客气。您就告诉我，这膏药沾上土坷垃怎么使啊？给谁使啊？

田翠兰 那不是贴腰的吗？谁腰疼给谁使啊！

金穆蓉 我们拿出来使，再磕着人家，人家不给钱也就罢了，真要算计我们，讹我们一道，我们找谁讲理去？

田翠兰 找我呀！您让讹您那孙子找我，您让他讹我来，谁怕谁呀？(话中有话)想变着法儿讹我，他姥姥！

金穆蓉 没您这么捡便宜话儿的，谁讹谁了？

田翠兰 爱谁谁！谁敢讹我我抽谁！您让他讹我试试？您把那膏药递给我，我他妈糊他腿眼子！我糊死臭丫挺的！

周玉浦 穆蓉，咱少说两句，听我的！姐，您也少说两句！

金穆蓉 闭嘴！往后不许你叫这人姐！

田翠兰 别介！叫我妈，我还不乐意呢！

周玉浦 不说了，咱都不说了，都别说理……



话剧《窝头会馆》剧照(图片源自“龙马社”微信公众号)

## 玛格丽特

# 《站在到处是人的地方》(书摘)

□界愚

林红养花是受父亲影响。林老师在小学里教了30年语文，工作中没见多大建树，却在喝酒与养花上面出了名。他是握着半杯五加皮，一头栽在院子里的花丛中心肌梗死的。那一年，林红25岁，噩耗传来时正跟志平在新房里忙。新婚在即，小两口几乎每个黄昏都在他们的新房里收拾。可是父亲死了，一句话都没留下。等他俩赶到医院，父亲已经直挺挺地躺在太平间里。林红一下子回想起来坐在他腿上背诵唐诗的童年时光。

婚礼一直被推迟到第二年春天。就在他出嫁的前一天晚上，母亲忽然带了个男人回来。那人林红认识，小学里的副校长，姓刘。父亲的追悼会就是由他主持的。可一见到他进屋那样子，林红就明白了，连客套话都不想说，起身就往自己屋里去。母亲叫住她，让她陪刘伯伯说会儿话。林红停了停，转身看着母亲。母亲脸上有点挂不住了，却硬要挤出一点微笑来。倒是那个副校长很坦然，在沙发里坐下来，说他听说林红要出嫁了，是来道个贺、探望探望的。母亲赶紧接过话茬，让女儿还不谢谢刘伯伯。林红没理她，把目光转到副校长脸上，盯着他看，却仍然没有一丝表情。副校长坐不住了，站起来用力咳了咳后，说我还是先回去吧，看来来得不是时候啊。母亲慌忙挽留，留不住，就一直送到门外，嘀嘀咕咕说了些什么，林红听不清，也不想听，扭头进了自己房间。

这个晚上林红没睡好，胡思乱想了一整夜。第二天，志平用一部加长的轿车把她接走。在一片爆竹声中，林红隔着车窗回望，大家都在那里胡乱地向她挥手，这些人中间没有她的母亲。林红的母亲这一天几乎没跟女儿说过话，她对每个人报以浅淡的微笑，可这笑容里没有女儿出嫁的喜悦，就像父亲出殡那天，她的眼泪中没有悲伤一样。

婚车转过一幢楼时，林红猛然想起来，说，我还有东西要拿。车子戛然而止。林红想了想，又说，还是明天吧。她看着丈夫，明天我们去把院子里的花搬回去。

志平笑了笑，没说话，拉起她的一只手，捏在掌心里。林红想起来了，明天他们要去海南度蜜月，不禁又回过头去，再次看着车窗外那些渐行渐远的风景。

林红的蜜月十分短暂，原因是志平工作忙。他是工程学院的讲师，讲师跟教授不一样，每天都有好几堂课等着他。不过，他向林红保证，等放了暑假一起去西藏，再像模像样地度上一回蜜月。林红点了点头，枕在他胸口，一只耳朵听着他的心跳，一只耳朵听着窗外海浪席卷沙滩的声音。那是他们在海南的最后一夜。小夫妻俩回来后就回了趟娘家，这是沿袭了千百年的老规矩，叫回门。但是，林红刚进门就傻眼了，她站在院子里，那么多的花一盆都不在了，院子里新浇的水泥地早已干透，显得宽敞而洁净。母亲在她身后淡淡地说老刘有哮喘，他对花粉过敏。母亲还说他们已经定下了，旅游结婚，去的目的地也是海南。林红只是惦记那些花。太阳当头照耀着，她问母亲：你们把我的花弄哪儿去了？

卖了。母亲说着，去屋里拉开抽屉，取出一个信封塞给女儿，卖花的钱在这儿。她强调说，这是老刘的意思，钱，我们一分不要。

林红捏着钱，一句话都没有。

回门这顿饭吃得极其沉闷，吃完了，她一拉志平，说，我们该走了。

他在走出很远后，对林红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你管她呢。林红没理他，挎着他的胳膊，一路上始终低着头。志平笑了笑，又说，只争朝夕啊，看来你妈是个急性子。你有完没完了？林红平白无故地恼了，甩开他的胳膊，掉掉了育子弄的花鸟市场。她一个人在那条不长的街上来回地逛了好一阵，才挑了两盆蓬蒿菊抱回家，把它们移栽进阳台的花槽里。3年过去了，林红把育子弄的植物一盆一盆搬回来，把阳台布置得像个花园，而她的家就成了花园，一年四季都开满了鲜花。但林红还是更喜欢蓬蒿菊，喜欢它们像野草一样在花槽里肆无忌惮地生长。那些白色的小花在阳光下熠熠生辉，每一片花瓣上都寓示着爱情。这是林红从一本书上看来的。书上还说蓬蒿菊在欧洲又叫玛格丽特，是16世纪一位瑞典公主的名字，它的花语是心中隐秘的爱情。

林红觉得那是胡说八道，是卖花人编出来骗钱的。但她喜欢看是真的，还在跟志平谈恋爱那会儿，每个星期天，两人不是去书店，就是去图书馆。不过，志平现在在没工夫看书了，他每天都忙得很，好像不是大学里的讲师，而在经营着一家公司，下了班基本上是往饭店里跑，吃完，喝完了还不算数，还得成群结队地去酒吧或是KTV里接着喝。为此，林红没少发脾气，最厉害的一回，她一个烟灰缸扔过去，把门口的玻璃屏风吹得粉碎。可是不管用，男人都把苦衷放在了肚子里，志平有一次喝多了，趴在卫生间的抽水马桶上才说了心里话：如今学问不在书本上，他要当副教授，他要当教授，他就得陪着这些人吃吃喝喝地在酒



《站在到处是人的地方》界愚著，作家出版社，2024年10月

桌。吐完之后的志平，两眼空洞得像个垂死的病人。他把整条手臂搭到林红肩上，由衷地叹息：书中哪有黄金屋啊？

## 二

林红在大学里念的是金融，一毕业就进了银行，刚开始时分在理财部，可几次调整下来，一次不如一次，竟被派到下面的储蓄所去当了个出纳员。林红气愤，却也没办法，整天只能对着柜台前那块钢化玻璃，对着那些排队来存款、取款的男男女女，心里再怎么窝火，都得努力沉下一颗心来克制着。在这个岗位上绝不能再出差错的。林红每次都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可以错，就是数字不能错。银行里的数字就是钱。

但错误是难免的。银行的制度是“一日三碰库”，早、中、晚各一次，尤其是下班前那一次，光每个柜上的账“平”了还不算，一定要等到电脑里全省的账都“平”了，大家才可以下班，才可以回家。每天，储蓄所的大门一拉下，整个大厅里就剩下一片手指敲击键盘的声响，大家全神贯注，只知道埋头整理传票、核对流水。可是这天，主任一眼就发现林红出事了，透过办公室的玻璃幕墙看出去，她的脸红得好像一口闷下三两五粮液。主任是老柜员出身，不动声色，抓起电话把她叫进来，开门见山就问，差了多少？林红支支吾吾，说9万。主任听不见，说，你大声点，到底多了还是少了？

少。林红说少了9万。说着，她抬起头，眼睛里有两颗泪在晃悠悠。主任却无动于衷，让她先出去把账做平了再说。林红说，少了9万，你让我怎么平？

你不能把那9万先移到明天去？主任说，大家都等着你下班呢。

林红死心眼，问，那明天怎么办？

主任当然不会等明天，同事们一下班，他就让林红带着票据坐到监控室里，对着录像画面一个地找，一张张地对，主任从外面买两个盒饭来，说，不把这9万找出来，我们谁也别下班。

这天晚上，两个人忙了大半夜，最后还是主任从一张单子上看出名堂来。他把录像快进到那个时候上，定格，问林红，记不记得？主任指着画面上的男人，他到底姓了谁？汇了多少？画面上的男人很模糊，就看得清他穿着一身运动服。林红摇了摇头，她的脑袋里这时候像灌满了糨糊。主任把单子往桌上一拍，说，人家贷10万，汇1万，你看你给他汇了多少？

林红看着单子，说，这怎么可能呢？

还不可能？主任瞪眼了，问她，那你的9万去哪儿了？

林红从单子上抬起头，脸一下有了雨过天晴的表情。她说，我怎么可能多打一个零呢？